

音乐文化史论丛

RESEARCH SERIES ON
CULTURAL HISTORY
OF MUSIC



守望并诗意作业

KEEP WATCH AND WORK
POETICALLY

韩锺恩音乐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F HAN ZHONGEN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守望并诗意作业

——韩锺恩音乐文集

韩锺恩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并诗意作业/韩锺恩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 10

(音乐文化史丛书)

ISBN 978-7-80692-238-5

I. 守… II. 韩… III. 音乐美学 IV. J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203 号

书 名: 守望并诗意作业——韩锺恩音乐文集

著 者: 韩锺恩

责任编辑: 夏 楠

封面设计: 帝王设计室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92-238-5/J. 231

定 价: 35.00 元

总序

钱仁康

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他说：每一个民族、国家对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发展、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以及发展趋势要有自觉的了解。我们既不复古，也不全盘西化。他对此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们研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即“自觉的了解”；研究西方音乐文化，要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既不能搞“欧洲文化中心论”，也不能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研究音乐文化的范围很广。从纵的方面说，是古今中外音乐史的研究，通过音乐史的研究，可以了解音乐文化的源流和变迁，达到鉴往知来、鉴古知今的目的，从横的方面说，音乐文化的研究涵盖音乐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声学、音乐民族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评论、音乐欣赏、作曲法、曲式学、和声学、复调音乐、配器法、乐器法等等。通过东西音乐和中外音乐的比较

研究,可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

《音乐文化史论丛》的九部音乐论著,都是以史为纲,纵笔成趣,诚如司马迁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内容涉及“音乐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音乐形态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和“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研究。”我相信这部丛书的出版问世,必将有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推陈出新和发扬光大。

目 录

1	钱仁康：总序
	第一辑：音乐学学科问题研究
3	“世纪末”体验：音乐的解体与重生 ——写在1990年1月20日并以此文题献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
11	不断涌现并与我同在 ——关于一种研究思路的自解
33	第三“中国音乐学”界及其“历史选择”
40	理论术语的定向更新与概念体系的相应建立 ——关于音乐学学科“论域”的若干问题
46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关于（当代）史料的澄清与辨析
55	“史”辨，“理”论 ——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之今典
72	架构可持续发展框架 ——再及跨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

- 100 通过“知识架构”,并产权与安全
——三论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
- 137 立足本位,开拓创新,以新的姿态实现学科自觉
——上海/2004 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开幕式主题报告
- 第二辑:音乐哲学美学问题研究
- 149 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设想以及相关问题讨论
- 164 围绕音乐作品研究音乐特性
——此文题献钱仁康先生 90 寿辰
- 181 音乐批评的美学发掘
- 208 中国乐器的“声”况及其“情”况
- 215 阅读赵宋光有关文论并由此引申
- 第三辑:音乐文化问题研究
- 229 音乐文化人类学
- 237 一个事象,一种眼光:之所以敞开,以至于透亮
——读解《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并及其他
- 247 非临响状态:在沉默的声音中倾听声音
——由声音引发音乐文化发生问题讨论
- 267 关于宗教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取域”与“定位”

	第四辑:当代音乐问题研究
275	独白·对话·一起说:关于中国音乐界的若干问题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先生采访报告
286	你知道吗? 一个知识分子的叙事与追问……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贺绿汀教授 采访纪实及其印象与联想
306	寻根·治本·显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年鉴》副 主编韩锺恩对话录
331	意识形态假象与人文约定 ——关于当代音乐文化的历时性与当下性问题
352	“新潮”音乐的“来路”与“出路”
364	绞断母语环链之后……能否继续文化颠覆? ——[新潮]·[新潮]之后·[后新潮]断想
379	现代家族荣誉何以恪守远古家园诺言 ——“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帷幔,拆除人工樊篱,在粗暴中突进
390	狂飙感孕的一代,何以摆脱暗示不再苦行……
401	后记

音乐学学科问题研究

第

一

辑

“世纪末”体验：音乐的解体与重生

——写在1990年1月20日

并以此文题献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

时间似乎在循环打圆圈，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¹⁾。

导言：似乎循环——历史即“永无完工之日”

100年，对大字长宙来说仅仅是短短的一瞬间；大自然所经历的100个周期也无非是“穹苍苍，天也”。⁽²⁾

就人类历史而言，100年所印下的足迹、所立下的界标无数可计；历史就像是一架具有“无穷动”机制的“时间纺机”来回穿梭，织造出一段段色彩斑斓且线条有序的“空间布匹”——从不隐瞒也不撒谎——如实地记载着人类文化的兴衰。久而久之，这一“记载”本身所具有的“自足力”及其惯性也开始介入其中参与选择——

有人将此称为“历史”，

有人将其视作“文化”。

历史（哪怕仅100年）就如同一尊所有民族都无法摆脱且共同崇拜的“元图腾”，为任何文化的“解体”与“重生”预备了一座“城”——

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在格外

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相互共在中“过去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历事⁽³⁾。

藉着人类对“历史—文化”的此种“共识”,应着“世纪末”所特有的历史场景与文化秩序,我对《音乐的解体与重生》作如是说。

1. “改过自新”:复苏与更生

“世纪末”对人类来说可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间符号”。

大凡历史一旦进入“世纪末圈”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化躁动”。中国当代音乐在经历了整个80年代的“暴发性”突变以后似乎也陷入于外在的混沌与内在的不安之中——中国当代音乐的出路何在?——在新旧之交的“客观空场”中,在十字路口的“主观选择”中,人类就像一只迷路的羔羊:为音乐语汇枯竭、创作技法贫困而烦恼的音乐家,为更新理论术语、为重建概念体系而焦灼的音乐学家……

如果说,中国古代音乐分别经历了“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⁴⁾;西方现代音乐的第1次革命(19世纪末)是以“大—小调”体系的瓦解为界标,第2次革命(20世纪中)是以寻求新的音响材料继而出现“音色音乐”为界标⁽⁵⁾;那么,20世纪初兴起的,因“西乐东渐”而生的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此特指本世纪以来由专业音乐家参与创造的音乐,不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则就以纯粹音乐为代表,以音乐体裁的多元自立及多向发展为界标。诚然,中国传统音乐(广义的)自身固有的文化价值依然存在,中西音乐文化的强烈反差也不容忽视,这些对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来说都是无法回避与绕开的。历史地看,处于古今、中西、雅俗“六向度”交叉点上的中国现代(专业)音乐,从本世纪初至今的90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是空前的,无疑,它在对传统音乐

的继承、对外来音乐的借鉴以及对民间音乐的汲取等方面均有所实现,因此,无论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还是对其自身经验的积累,它都有别于以往的时代。

然而,对任何音乐来说,历史的裁决总是:任何文化一俟诞生并自足地运转起来以后,它便必然难以避免地要趋向“解体”。如同生命的历程一样,从发生、发展到衰落、解体再到新的胚胎、重生,任何文化都将在此历史的规定中有所“流变”。因此,辩证地看,“解体”即为“重生”之准备,“重生”即为“解体”之结果,两者互为依存。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同样也逃脱不了“解体”的命运;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解体并非是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彻底反叛,也不是“大一小调”体系的全面瓦解,进而所谓音乐语汇枯竭、创作技法贫困、理论术语不规、概念体系松散则均为特定文化方式的一次“感性假断”,中国传统音乐、现代实验性音乐、流行音乐的“并存多元”又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短暂局面”。

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真正危机:在于其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古代音乐传统形成“文化隔离”,在于其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牢固地建立起必要的“共同文化约定”。

在肯定中国现代(专业)音乐 90 年来历史进展的同时,我们说,中国现代(专业)音乐与中国古代音乐的纵向衔接,与西方现代音乐的横向碰撞,仍然有“隔离”与“假约”存在;无论是纯粹音乐还是音乐体裁的多元自立及多向发展,似乎都没有从真正的“历史本位”(指诞生之际)出发。而这种“文化隔离”与缺乏“共同文化约定”又正是以一种“结合”的状态呈现,一方面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对民间音乐的汲取仅仅停留在某种民族情感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对外来音乐的借鉴又只是从纯粹技法入手;前者导致对本位文化的整体背离,后者又没有真正把握到外来文化的本质所在;于是,“文化隔离”与缺乏“共同文化约定”互为因果,进

而在“纵向阻断”与“横向绝缘”的共同历史作用下使其自身处于自发的状态。然而,“隔离”并非“真断”,“假约”也还是“有约”。由于对“乐舞→伎乐→俗乐”历史演变规律的无由背离,由于对“大一小调体系瓦解→寻求新音响材料”文化取向轨迹的盲目猎取,因此,在缺乏“共识”基础之“约定”的100年以后,出现“历史断层”与“文化失约”的现象也就成其为必然了。

可见,上述“感性假断”与“短暂局面”兴许正是历史赋予中国音乐文化行将“解体”、又行将“重生”的先兆与预告。“解体”并非绝对的否定,“重生”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既然“解体”本身无根本价值可言,那么,历史的约定便只有在历史中谋求“改变”。

火中之凤凰——在历史的“试炼”中求生。中国现代(专业)音乐要想迅速“解体”以求“重生”的关键就在如何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过自新”(改变以往,自我更新,舍弃旧约,从新立约)。

2. 传统就在现在:历时根据与共时依靠

古今关系、中西关系、雅俗关系加上本题生死关系,可谓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世纪性大题。

音乐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艺术方式与型态,本是由混生性的艺术方式与型态在历史中逐渐分离而来,尽管音乐具有其自足性⁽⁶⁾——

1) 音乐所直接呼唤、激发的是人的情感与意志(由人的情感体验出发且凭自己的经验去联系),因此,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确定性与对象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点;

2) 音乐所用的材料与结构是非语义性的,既没有明确的含义又没有特定的指向,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仅仅是从情感的激发中自由展开的,而不遵守普通语义学的规则;

3) 音乐具有形式要素的抽象性和结构规范的严谨性,但它

又必须在时间(非空间)中才得以展开。

或者说,音乐与其他艺术方式与型态依然在根本上保持有“家族相似”或“血缘相关”的联系。但由音乐的文化机制——“发生—原在”、“原在—遗存”、“遗存—重生”以及“复制—选择”作逆向推演可得,任何音乐文化的“原在”方式及其型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又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有所遗存、有所重生(重生有复制的结果,也有选择的结果)。因此,究其根本,也许最难回答或回避的便是“传统何在”的问题,对此,如果光以“发展·develop”的观点去看待文化的渐进与量变,则仅仅是触摸到了传统的传承性一面;如果光以“变化·change”的观点去看待文化的突进与质变,则又只能触摸到背离传统的一面;因此,从“现在”的思路去看待文化,则只有用“流变”(即持续不断性·continuously - going on without a break)的观念去规范与界定文化的历史内涵,即传统是一种动态的结构过程,是一种取得了独立意义的文化主体不断“重生”其“原在”并不断有“流变”的历史过程。基于此识,我们对“传统何在”之间似乎应答:“传统就在现在”。

传统有其特定的“惯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受外力的作用却依然能够保持其自足的运动。任何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化方式及其结果都是相对的,它只是整体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静态的“时空组合点”,并且必定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新的文化方式及其结果所替代;然而它所遗存在文化积累网上的“扭结”却能为再一次文化的“诞生”提供参照。因此,人的任何创造及其创造物在发生之际的“同一态”和发生之后的“分离状”并非决然相悖,因为某一静态的“时空组合点”一旦进入到创造主体的内部并在其创造过程中被从新激活,则就会使之由无生命的骨架变为有生命的机体;它既显示着主体创造的“超越性”,又体现出主体创造受“主体间”传承制约的“规定性”。

由时间计量(作为工具)的历史现象是不可逆转且一往无前的,但作为时间存在方式的历史本体则始终与现时的人“共在”。也许,人类正是如此,永远只能在一个“怪圈”(在传统之中去取舍传统、超越传统)之中去延长历史、加增文化。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相对中国古代音乐与西方专业音乐来说,并非只是以某种有别于后两者的特征为界标所作出的名称替换或界说更移,其实质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⁷⁾

于是,1)实有所变化,2)变有所依据;前者无限的可能,后者必要的限定。

任何新的诞生并非是对传统作简单的反叛或无条件的摧毁就能实现,也不光是建立一些互有协同的体系所能成就;相反,它应该是在对原有规范所限定的对象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之产物,进而在此新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以某种新的规范从新予以“限定”,这才是真正的“历时根据”与“共时依靠”。可见,传统的“流变”并非圆形相切,它是一种或一次交错渗透的持续与彼此相交的化合。尽管任何文化方式及其结果不可能通过人的生物性遗传而“延续”,但却能在人的不断外化与内化或同化与顺应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得以“重生”。在此过程中,创造物的泛化将为主体的创造提供多种富有“弹性”的适应样式,其“泛化”程度愈高、进而“可能性时空间”的选择率也将愈高,以至于可能凌驾于“前时空组合点”之上而以又熟悉又陌生的质量面世。于是,继承与发扬传统并非是“传种与接代”,而应该是“变相与更新”。

恢复儿时的记忆。

寻找童年的国。

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出路——立足“现在”,在传统与世界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历史极点之“张力”中寻求新的文化立约条件。

结语:仿佛当初——“人类诞生并终老于自己创造的历史之中”

100年过去了。

[现在·present](不断涌现并与我共在)便是最好的历史解释与文化判断。

也许,人类已负重过度又加上不停地承诺;其实,“天一地一人一神”构成的“世界四重奏”均为“历史—文化”之“实现符号”。

人类诞生并终老于自己创造的历史之中。在人自己创造的“历史—文化”中“生与死”不仅仅相对相应,而且更是一种有机的“同位转换”——只有当“死”的观念介入于“生”的实在之中,人类对任何“新”的诞生才不至于显得如此匆忙突然,以至于引起不必要的“窘迫”与“慌张”。

于是,“解体”即旧的“解放”。

于是,“重生”即新的“界约”。

路曼曼兮无尽地,

天青青兮野马蹄。

1990年1月20日

写在燕东新源里

(1) 原文详见[哥伦比亚]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高长荣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北京第1版,第276页;